

扬州弹词

珍珠塔

张慧依 原著
韦明铎 整理

ZHEN
ZHU
TA

广陵书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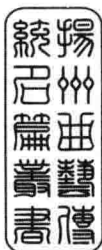
扬州
弹
词

珍珠塔

张慧侬 原著
韦明铎 整理

ZHEN
ZHU
TA

广陵书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扬州弹词：珍珠塔 / 张慧依原著；韦明铎整理
— 扬州：广陵书社，2012.5
(扬州曲艺传统名篇丛书)
ISBN 978-7-80694-823-1

I. ①扬… II. ①张… ②韦… III. ①扬州弹词—作品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39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79119号

书 名 扬州弹词：珍珠塔

原 著 张慧依

整 理 韦明铎

责任编辑 严 岚

出 版 人 曾学文

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

扬州市维扬路 349 号 邮编 225009

<http://www.yzglpub.com> E-mail: yzglss@163.com

印 刷 扬州市机关彩印中心
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13.5

字 数 350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694-823-1

定 价 78.00 元

(广陵书社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均可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太医看病





方卿出京

道曲羞姑





盤夫索印

《扬州曲艺传统名篇丛书》序

扬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,2500年的建城史,给我们留下了多姿多彩、浩瀚博大的艺术遗产。扬州曲艺可谓是扬州艺术百花园中一朵散发着迷人清香的“茉莉花”,是那样地别具一格、流传广远。

扬州曲艺的历史可追溯到两千年前,上个世纪,扬州城郊出土的西汉说书俑,俑人嘴微张,右手作表演状,神态逼真,惟妙惟肖。明代张岱《陶庵梦忆》记载:“扬州清明日……老僧因果,瞽者说书,立者林林,蹲者蛰蛰。”明末清初大说书家柳敬亭被中国曲艺奉为祖师爷,黄宗羲明确记载:“柳敬亭者,扬之泰州人。”他曾活跃于大江南北,一时名士多有诗作咏赞,清代孔尚任《桃花扇》、今人刘鹏春《史可法》不约而同地将其入戏。

至于扬州曲艺的名家辈出与流派纷呈,更是令人叹为观止。扬州评话、扬州弹词、扬州清曲,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。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卷11云:“郡中称绝技者:吴天绪《三国志》、徐广如《东汉》、王德山《水浒传》、高晋公《五美图》、浦天玉《清风闸》、房山年《玉蜻蜓》、曹天衡《善恶图》、顾进章《靖难故事》、邹必显《飞跽传》、谎陈四《扬州话》,皆独步一时。”到了晚清与民国,扬州评话的名家与流派更是名噪一时,各领风骚。赵昌智《对复兴扬州评话的观察与思考》一文中写道:“《水浒》更有堂门章门、王派马派,《三国》有‘八骏马’、康派吴派,《清风闸》有文辣武辣,《八窍珠》、《绿牡丹》、《施公案》等各有不同派流和师承。”此外尚有《飞龙传》、《英烈传》、《杨家将》、《封神榜》、《万年青》、《彭公案》、《施公案》等。以上仅是评话,弹词有张家四宝《珍珠塔》、《刁刘氏》、《双金锭》、《落金扇》和《双珠凤》、《玉蜻蜓》等等。为了适应时势和民俗风情的变化,以吸引观众,增强竞争力,艺术家们在书词中大量补充社会生活内容,增加各色市井人物,并在艺术上努力创新突破,分别形成自己的艺术特色。

扬州曲艺饱含“乡音、乡情、乡风、乡俗”,一直为观众所喜闻乐见,在悦民情、开民智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。康熙年间时费轩《扬州梦香词》有“扬州好,评话晚开场,略说从前增感慨,未知去后费思量,野史记兴亡。”林苏门《邗江三百吟·书场》载:“扬俗,无论大小人家,凡遇喜庆事及设席宴客,必择著名评词、弦词者,叫来伺候,一日劳以三五钱、一二两不等。此则租赁几间闲屋,邀请二三名工,内坐方桌架高之上,如戏台然,说唱不拘。”晚清惺庵居士《望江南百调》云:“扬州好,书场破愁魔。说到‘飞跽’回味美,听来‘皮癩’发科多,四座笑呵呵!”连一些文化人都被曲艺的魅力所吸引,除了上述的张岱、李斗等风流雅士,扬州学派的领军人物阮元、焦循,乾隆时扬州府学教授金兆燕这样的学究在扬州曲艺面前也纷纷折腰,金兆燕更是“辩解”:“不好读书而好听书,耳治与目治一也。”以至于赢得了“看戏要看梅兰芳,听书要听王少堂”之美誉,充分体现扬州曲艺影响力之不凡了。

但是,面对扬州曲艺的灿烂历史与辉煌成就,我们今人却往往有几分不安。演出队伍萎缩、

听众群体老化、书场设施陈旧、新书目匮乏等现象都是不争的事实。而更严重的是,历史积淀的扬州曲艺的丰厚遗产,很多已经遗失或正在遗失。2009年,我们出版《扬州艺术丛书》,遍寻王少堂音像资料而不得,最后只能重金从外地购买了一小段录音,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教训。而在历史上扬州曲艺艺人曾经演说的《列国志》、《封神榜》、《东西汉》、《南北宋》、《五代》、《说唐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隋唐》、《善恶图》、《靖难故事》、《飞跽传》、《扬州话》、《八窍珠》、《九莲灯》、《济公传》等,甚至连名重一时的康派《三国》,如今也都失传了。实事求是地讲,这些书(曲)目的失传,并不完全是历史淘汰的结果。新中国成立后,整理出版了王少堂的长篇《水浒》,即宋江、武松、石秀、卢俊义四个“十回书”,出版了《扬州评话选》和《扬州说书选》,但这些工作对于浩瀚博大的扬州曲艺,是微不足道的。

在扬州市第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第25号议案上,洪军等10位代表提出了《关于抢救“扬州曲艺传统书目”的议案》,我们非常重视。在建设扬州文化强市,“把扬州建设成为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名城”的大背景下,必须痛下决心抢救、保护、传承、发展具有悠久历史的扬州曲艺。为此,扬州市文化局成立了“扬州曲艺传统书目”抢救工作组,提出并正在逐步落实包括“康派《三国》”与“张家四宝”等书(曲)目在内的传统书目的抢救规划。目前,我们制定了一个五年的整理计划,逐步抢救、整理、出版扬州曲艺的传统代表性书目、曲目。

在整理过程中,我们尊重原作的表述风格、特点风貌,又非完全全本照搬,对于原书中的糟粕和不尽合理、过于拖沓之处,进行了适当的修改,使其符合时代精神和具有可读性。当然,由于编纂时间匆促、资料散佚不全,这套丛书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,希望能得到各界的批评指正。

文化重在建设,艺术需要研究和创新,在推动文化大发展、大繁荣的形势下,我们渴望我们的工作能为扬州艺术的传承作出一些贡献,让扬州曲艺的名篇佳作代代相传。

陆苏华

2010年3月

扬州弹词与《珍珠塔》

扬州是江淮一带的大都市，历史上一向以“歌吹”著称。杜牧《题扬州禅智寺》云：“谁知竹西路，歌吹是扬州。”这成了人们历来传诵的名句。在扬州蔡庄五代墓葬里出土的国内少见的曲颈琵琶，则更为古代扬州发达的弹唱伎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。清人阮葵生《茶余客话》中说：“盲女琵琶，元时已有之，至今江淮尤甚。”但关于明代以前扬州弹唱伎艺的具体情形，今已不甚了了。直到明末出了一个大说书家柳敬亭，我们才对扬州弹词的历史渊源有比较明确的认识。

柳敬亭的说书，从有关历史记载来看，是包含着“说”与“唱”两方面的。如朱一是《听柳生敬亭词话》说：“梅陵柳生会稽往，骑鹤复上扬州路……才歌转泣气萧杀，檐下猝呼风雨入。”这里明确地说柳敬亭能“歌”。余怀《板桥杂记》说：“柳敬亭泰州人……常往来南曲，与张燕筑、沈公宪俱。张沈以歌曲，敬亭以谭词。”这里的“谭词”即“弹词”，是又说又唱的。钱谦益《左宁南画像歌为柳敬亭作》说：“柳生柳生吾语尔，欲报恩门仗牙齿……千载沉埋国史传，院本弹词万人羡。”这里说柳敬亭与“弹词”有关。王汝玉《闻妙轩诗存》说：“尽识弹词柳敬亭，十年浪迹等浮萍。”这里又是说的“弹词柳敬亭”！至于袁于令的杂剧《双莺传》和孔尚任的传奇《桃花扇》，更写到柳敬亭且说且唱的情景。

柳敬亭是扬邑泰州人。如果他果然是一位“说唱艺人”，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：扬州弹词的形成至迟在明代后期。

扬州弹词原称弦词。弦词属于讲唱文学，与南方流行的弹词相类。叶德均先生在《宋元明讲唱文学》中认为，弦词乃是弹词在扬州一地的“异称”。弦词的历史虽然悠久，但“弦词”二字首次见于著录，却是在清代中叶成书的《扬州画舫录》里。

李斗在《扬州画舫录》卷十一中说：

（王）炳文小名天麻子，兼工弦词，善相法，为高相国门客。

按王炳文是乾隆间昆曲名家，弦词系其“兼工”而已。诗人赵翼有七律《康山席上遇歌者王炳文、沈同标，二十年前京师梨园中最擅名者也，今皆老矣，感赋》，说：“岂期重听何戡曲，恰是相逢剧孟家。”扬人林苏门有《续扬州竹枝词》，说：“王炳文真元敌手，单刀送子走刘唐。”可见王炳文其人艺术造诣非比寻常。弦词与昆曲在音乐上有些关系，王炳文恐怕在这方面起过作用。

《扬州画舫录》另一处提到弦词的是：

人参客王建明替后，工弦词，成名师。顾翰章次之。紫痢痢弦词，蒋心畲为之作古乐府——皆其选也。

人参客当为王建明绰号。据董伟业《扬州竹枝词》说：“夜舞朝歌结病胎，床头金尽色如灰。莫言苦口无良药，明日人参客到来。”似乎说明王建明的弦词艺术具有振聋发聩、治病救人的卓著功效。关于顾翰章，《扬州竹枝词》也曾提到他的弦词使人听而不厌：“太仓弦子擅东吴，醒木黄杨制作殊。顾翰章书听不厌，玉蜻蜓记说尼姑。”至于紫痢痢，有人以为就是江南弹词家王周士，因为王周士绰号“紫髯髯”，与“紫痢痢”音形相近。从《扬州画舫录》的记载来看，紫痢痢所工者是“弦词”而非“弹词”。则紫痢痢似非江南的紫髯髯，或者他既工苏州弹词又工扬州弦词亦未可知。

弦词的表演场所有二，一是在书场，一是在人家。清代扬州的茶馆大都有说书人演出，那时的茶馆与书场其实是一回事。故嘉庆时人缪良有《扬州教场茶社诗》（十六字体）云：

戏法西洋景，开书说唱弹。

门前多摆满——摊。

又惕斋老人《真州竹枝词》描述扬邑仪征县的风俗说：“午后茶肆开书场，或弦词，或评话，群来听书。”所谓茶社、茶肆均兼为书场。

在人家的演出称“做堂会”。林苏门《邗江三百吟》中说得很具体：

扬俗无论大小人家，凡遇喜庆事及设席宴客，必择著名评话、弦词者，叫来伺候，一日劳以三五钱、一二两不等。此则租赁几间闲屋，邀请二三名工，内坐方桌架高之上如戏台然，说唱不拘。

《邗江三百吟》中还说：

说部书坊肆中夥矣！此种弦词，或弹或唱，抑扬高下，已足动人。及弹唱一歇，能将此部书中人事，说出许多真模真样，听者殊不觉其厌。

弦词在扬州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。一般市民固然喜爱它，如焦东周生《扬州梦》中说：

街上有一好手，丰颐阔面，衣玄色缎褂，颇似康翁。午后高坐茶社，说平词一二折，得钱数千，然豪家不甚呼之。

不少大户人家也欣赏它，如徐珂《清稗类钞》中说：

扬故多说书者，盲妇伧叟，抱五尺檀槽，编辑俚俗俚语，出入富者之家。列儿女姬媼，欢哈嘲侮，常不下数百人。

甚至在平康北里中也有它的踪迹，如芬利它行者《竹西花事小录》中说：

明珠旧名小如意，齿近老凤，貌平平而雅工弹词。东山生每见，必索其唱小词，颇觉听之忘倦也。

清代后期，扬州的经济急剧衰退，作为市民文艺的弦词也日益不景气了。到民国年间，扬州弹词几乎只剩下张氏一家，这就是所谓“张家弹词”。

二

扬州弹词的早期书目，已无从查考。据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载，清代中叶以前，弦词的著名书目有《五美图》、《玉蜻蜓》等。高晋公说《五美图》，房山年说《玉蜻蜓》，时人以为“皆独步一时”，可在“郡中称绝技”。

除了艺人们代代相传的传统书目外,文人在扬州也时有创作,如清嘉庆间钮醉墨在扬州撰《两重缘》,缪艮为之序云:

甲子(1804)冬杪,予来邗江。因会稽吴子醒园,得晤其同乡友钮君醉墨,结文字缘。钮君倜傥风流,高谈雄辩,动倾四座,诚当时快士。偶过其寓斋,见案头有新谱《两重缘》弹词一册,乃暇时遣兴之作,义心苦调,缠绵悱恻,可感顽艳。予爱不忍释,装归旅邸中挑灯夜读,辄不禁有慨乎“缘”之一说也!

近代又有广陵杨婉贞氏作《苦命花》弹词,我们曾从扬州旧书店见其抄本二册。但文人的创作毕竟以案头文学居多,故《两重缘》、《苦命花》均未见流传于书坛。

经过数百年的积累和淘汰,今扬州弹词的主要书目有《珍珠塔》、《白蛇传》、《双剪发》、《双金锭》、《刁刘氏》、《落金扇》、《玉蜻蜓》、《双珠凤》等八部。《珍珠塔》,当然是其中最有影响也最为优秀的一部。

《珍珠塔》略谓官宦之子方卿因家道中落,向姑母借贷受到奚落后,表姐陈翠娥赠以珍珠塔,姑父陈廉又以翠娥许配,后来方卿得中状元,乔装道士唱道情以羞姑母,并奉旨完婚。书中对势利思想进行了嘲讽和抨击,具有一定的人民性,因而历来流传极广。赵景深先生在《弹词考证》中说:“《珍珠塔》弹词是‘小书’中最好的一部,无论在文辞上和弹唱上都占第一位。”阿英先生在《中国俗文学研究》中说:“《珍珠塔》经过几番改动,遂成了千古绝唱,开辟当时弹词界的一个新天地。”陈云先生在《〈珍珠塔〉的整理及其他》中也指出:“弹词《珍珠塔》在群众中的影响很大,远远超过戏曲,应该进行整理。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务。”这些意见都是完全正确的。

《珍珠塔》或名《九松亭》,它流传既广,版本亦多。据谭正璧、谭寻父女所编《弹词叙录》称引,就有《秘本九松亭》、《绘图孝义真迹珍珠塔缘》、《新刻东调珍珠塔》等数种。阿英先生在《马如飞的珍珠塔及其他》一文附录《阿英藏〈珍珠塔〉版本目》里说,仅他个人所藏的《珍珠塔》版本,就达二十种之多。凌景埏先生有《〈珍珠塔〉各本异同考》,主要比较了《珍珠塔》的“俞正峰编次本”、“周士殊陆士珍编评本”、“周殊士补缀本”等三种版本的异同。其中“周殊士补缀本”,基本上就是今江南苏州弹词《珍珠塔》的依据。

扬州弹词之有《珍珠塔》一书,不知在何时。但至迟在张家弹词第一代人张敬轩所生活的清代道光年间,《珍珠塔》已成为扬州弹词的主要书目之一。百余年来,经过几代人的修改、加工,扬州弹词《珍珠塔》已越来越有别于其他版本的《珍珠塔》,从而闪烁着自己独特的光辉。

试以最通行的周殊士补缀本《珍珠塔》同扬州弹词《珍珠塔》比较。前者分为二十四回,内容略谓:《子别母》、《侄见姑》、《侠女送才郎》、《贤翁迫爱婿》、《遭强跌雪》、《逢救登舟》、《华筵贺岁旦》、《孤独哭元宵》、《慈亲有泪悲行路》、《大盗无心当劫珍》、《忆夫君多情哭塔》、《托婢女久病离魂》、《九松亭苦命投河》、《白莲庵余生拜佛》、《庵堂真巧合》、《婆媳又相逢》、《改服私行》、《登门说笑》、《谒师》、《见母》、《出庵聚合》、《同榻和谐》、《一夜衾稠添哭泣》、《三郎鼎甲庆团圆》。后者未整理前分为十回,略谓:《太医看病》、《翠娥还愿》、《婆媳相认》、《方卿出京》、《道曲羞姑》、《盘夫索印》、《毕贵揖师》、《陈公戏妻》、《庵堂见母》、《辕门审邱》。

从回目可以大致看出,前者是按故事发生的时序,由头至尾渐次叙述的;因此它的第一回便是说方卿告别母亲,走上前往襄阳的路途。后者却是从故事的中间开始叙述的,而在叙述之中时时插入倒叙,以交待出以前的若干情节来;所以它的第一回就说到陈翠娥因思念方卿和舅

母而郁闷成疾,从而撇开了前面许多交待性内容。扬州弹词本经过这样的斩头绪、立主脑,使全书一开始就进入了某种高潮。这是扬州弹词《珍珠塔》区别于其他流行的弹词《珍珠塔》的特色之一,也是扬州弹词《珍珠塔》的长处之一。

由于把交待性的部分舍去,使得全书得以用更多的笔墨去优裕自如地描摹、刻画各种人情世态。在扬州弹词《珍珠塔》中,除了塑造好陈廉、陈太太、方卿、陈翠娥等几个主要人物外,还栩栩如生地塑造了各色形象。敦厚风趣的太医姚国栋、势利贪婪的尼姑广月、机智善良的丫环采萍、伶俐尖刻的侍女红云,无不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。即使是陈府中的家人、县衙里的差役,也都是活生生的人。至于书中对人物的起居请安、饮食衣着、行船乘轿、送往迎来、风俗习惯、语言心理等等的描画,简直是我们展示了一轴《清明上河图》。有人这样评价马如飞改编的《珍珠塔》:“在流传的弹词书目中,有一些唱词虽然比较俚俗,但刻画了许多下层人物,反映了不少社会生活、风土人情,语言也生动丰富。而(马如飞的)《珍珠塔》则不然,除了其唱篇写得比较流畅之外,反映的生活和人物、语言都较贫乏。”(匡云声:《对马如飞应如何评价》)与马如飞的《珍珠塔》恰好相反,扬州弹词正是以方卿的故事为经、以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画面为纬,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另一个特色与优势。

《珍珠塔》的故事来自民间传说,据说明代已有唱本。它从一开始起,便以反对势利为主题,这是《珍珠塔》的思想价值之所在。在流传过程中,许多人按自己的观点与认识对它进行过改编,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马如飞的改编本。马如飞改编《珍珠塔》,除了对唱词进行润饰、雅化之外,主要是增加了“劝世”的内容,也就是增加了对忠孝节义、功名利禄一类封建道德的说教与宣扬。马氏《珍珠塔》在艺术上的得失自有公论,在思想上的功过也早经陈汝衡先生指明。清同治七年(1868),江苏巡抚丁日昌“禁毁淫词小说”,许多人民性较强的民间说唱文学被列为禁书。马如飞却以其说唱的《珍珠塔》大受丁日昌青睐,并成为丁日昌的座上客。正如陈汝衡先生在《说书史话》中所说:“他的说书已经离开人民的立场,而为统治阶级服务了。”扬州弹词《珍珠塔》因为未经马如飞那样的封建卫道士的染指,在内容上则较少封建道德的说教,而更为突出地表现了反对势利的朴素主题。这可以说是扬州弹词的第三个特色,也是它的宝贵之处。

三

这次整理的扬州弹词《珍珠塔》,依据的是张慧依先生的口述本。张慧依是张家弹词的传人,《珍珠塔》是张家弹词的代表性书目。关于张家弹词,在扬州曲艺界早有定评。近代扬州学人汪二丘先生曾将张家弹词喻为清幽高洁的兰草,他在1946年为张幼夫题词说:

昔云间莫后光告柳敬亭云:说书虽小技,然必拘性情、习方俗,而后臻于神化之境,一技之成盖不易言也。余好听说书,自幼迄今,垂五十年。扬州之说书者先后百数十人,靡不听之,而以张丽夫君之技术为最。其描写人情世故,惟妙惟肖,确能拘性情、习方俗矣!君之哲嗣步青、步云已物化,惟幼夫独存。丙戌春,寓京口,复听幼夫说书,较前廿年所闻为大进。其于丽夫之技,已能具体而微矣。兹将返扬州,为之序,以赠其行;并请吾友八雁画兰,以喻其艺术之格。

陈汝衡先生在《说书史话》中写道:

因为扬州是江苏省著名的城市,历史上向称繁华,说书一业很是发达了,这种弦词正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,乃是多少年来艺人们积累起来的丰富遗产。据一位老听客告诉我,他曾听过苏扬两地的《珍珠塔》,扬州的《珍珠塔》弦词内容,却格外细腻生动。

清末民初,扬州艺人张丽夫经常在教场说唱,是近代扬州弦词艺人中最杰出的一个人。

整理弹词《珍珠塔》,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。“去其有害部分,保留精华部分和无害部分。同时,可以作部分的必要的改编。”(陈云:《对整理传统评弹书目的意见》)这是我们整理弹词《珍珠塔》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。

具体的整理工作,可作如下说明:

一、在总体结构上,整理本保持了原书的特色。但对个别不合理的回目,则加以重新安排。如原书有《毕贵揖师》、《庵堂见母》两个回目,内容均甚单薄,实际上不能独立成章。为使全书各回的分量大致均衡,便撤掉这两个回目,而将其内容并入其他回目之中。

二、在内容上,考虑到这是在整理遗产,故采取慎重态度。明显的糟粕,如“方卿羞姑”一回中关于二十四孝的唱词,既宣扬了封建意识,又与全书主题游离,当然应该删去。对某些过于繁琐的叙述,在文字上也适当加以压缩。因整理本是供阅读的,从读者的欣赏习惯出发,在不改动原书基本情节的前提下,于各回末尾略设“关子”以增加阅读兴趣。

三、在语言上,尊重原书口头文学的风格。除少数过于生涩冷僻的土语外,大部分可以理解的方言都尽量保留,如“啊咦喂”并不改作“啊呀”,必要者加以注释。

四、在形式上,以前的弹词整理本往往在每一段语前都注上“表”、“白”、“咕白”等字样,行文不甚简洁。这次我们尝试运用一种新的形式,即除“唱”、“念”而外,一律不用文字说明,只用符号表示——凡艺人自己的客观叙述用方括号“[]”,凡书中人物的内心独白用圆括号“()”,凡书中人物对话不加任何说明。

陈云先生在《再谈〈珍珠塔〉的整理》中说过:“用几种方案来试行整理《珍珠塔》,是非常必要的。只有多用几个方案进行试改,才能便于我们最后判断,对这部传统弹词究竟应大改,还是小改,哪种改法好。”

我们的整理本能否得到读者的承认?还是让它作为一种“方案”,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吧!

四

以上是1984年初次整理扬州弹词《珍珠塔》时写的序言。

如今重新整理这部书,有几点需要说明:

一、扬州弹词《珍珠塔》曾于1988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那次出版的《珍珠塔》整理本子,是根据张慧依先生的手稿整理的。除第一回由家父执笔外,其余均由我执笔。家父整理的文本对原作改动较大,我整理的文本则基本保持原作的风格。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珍珠塔》,即是此本,书前有1984年12月写的序。

二、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珍珠塔》,为了统一各回字数,将全书分为八回,即《太医看病》、《翠娥还愿》、《婆媳相认》、《方卿出京》、《道曲羞姑》、《盘夫索夫》、《陈公戏妻》、《辕门审邱》,删除了原稿中分量过小的一些回目。这一次重新整理,为了与已经问世的《审刁案》等扬州弹

词话本相匹配,对回目作了较大调整,将全书分为二十个回目。除了恢复原有回目之外,又根据内容新拟了五个回目标题,即《御史问婢》、《夫人探女》、《广月进城》、《采萍引路》、《夫妻论理》。

三、上世纪80年代整理好《珍珠塔》之后,曾将誊清文本一式两份,一寄花山文艺出版社审理,一呈张慧依先生审定。结果,花山文艺出版社按照他们的意见对文本作了删节处理后付印,而张慧依先生亲笔改订的文本依旧保存于我的筐中。这一次重新董理的文本,乃是依据张慧依先生亲笔改订的整理文本修订而成,因而也最接近张氏弹词的原貌。

四、为了更加真实地保存文化遗产,这次广陵书社出版的扬州弹词《珍珠塔》,有几点明显不同于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珍珠塔》:一是全书回目从八回增加到二十回;二是每回末尾对扬州方言作了更多的注释;三是充分保留了张慧依先生的修订意见;四是在张慧依先生高足陆建荣先生的帮助下为每段唱词标注了曲牌;五是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误,如原书中的“大碑阁”订正为“大悲阁”,“随公馆”订正为“水公馆”等。

在此,谨对张慧依先生表示深切缅怀,对所有关心扬州弹词《珍珠塔》的同好表示衷心感谢。本书还采用了花山版插图作者张玉良先生的四幅插图,一并表示诚挚感谢。

韦明铤

1984年12月20日,扬州丘园原稿

2011年12月5日,扬州治淮新村定稿

目 录

1 / 《扬州曲艺传统名篇丛书》序 陆苏华

1 / 扬州弹词与《珍珠塔》 韦明铎

1 / 壹 太医看病

7 / 贰 御史问婢

17 / 叁 夫人探女

26 / 肆 家庵送信

39 / 伍 翠娥还愿

50 / 陆 甥舅重逢

61 / 柒 广月进城

76 / 捌 方卿出京

87 / 玖 采萍引路

93 / 拾 陈廉盘婿

98 / 拾壹 姑侄相会

111 / 拾贰 道曲羞姑

125 / 拾叁 夫妻论理

133 / 拾肆 姐弟楼会

141 / 拾伍 盘夫索印

152 / 拾陆 毕贵揖师

165 / 拾柒 陈公戏妻

175 / 拾捌 庵堂拜母

186 / 拾玖 辕门审邱

195 / 贰拾 方母训姑

壹 太医看病

[湖北襄阳,御史陈廉家大厅,烛光昏暗,沉寂无声。虽然不过才交初更时分,却已好像夜阑更深,空荡荡的大厅里只剩陈廉一人。只见他双眉紧锁,满面愁容,一刻儿伏案凝思,喃喃自语,一刻儿又来回踱步,频频叹息。也难怪陈御史这般焦急,他有说不出的苦衷哩!]

[想去年陈公五十寿辰之期,适值内侄方卿因天灾人祸,一贫如洗,前来投靠姑母,意欲借贷养母读书。当时陈廉在厅前陪客未遇,方卿在兰云堂巧遇姑母方氏。方氏本是势利小人,狠心将方卿逐走。倒是表姐翠娥深明大义,将家藏珍珠宝塔一座相赠,供其读书养母之用。陈廉待晚间客散回房,得知其事,痛斥夫人不义,随即命总管陈宣备快马,亲自追出东门城外。他在九松亭追上方卿,代夫人赔礼,请公子回转。方卿人穷志不屈,谢绝姑丈好意,立誓如不成就功名,绝不再到襄阳。陈廉见方卿胸怀大志,定非俗子,当即将女儿翠娥的终身,面许方卿,并以坠袖黄金两錠,交给方卿以为反聘。松亭分手归来,忽然天降大雪,陈公心实不安,又差陈兴、陈旺两个家人,备衣物银两追赶公子,送公子回河南;另附书信一封面呈方夫人,信中一面代太太请罪,一面请方夫人携公子同来襄阳。谁料两家丁走岔了路,沿途未遇方卿,又因一路劳碌,受了不少风雪之寒,加上心中焦急,以致双双染病,时好时坏,直到第二年病体复原,才赶到河南祥符县。他们一路问到东门外太平庄,只见方家四壁萧条,双门紧锁,听邻人刘老太言道:“方卿赶往襄阳投亲,一去未归,方夫人思儿心切,已去襄阳寻子。”陈兴、陈旺只好回陈府复命。陈廉闻此消息,十分惊疑:方卿未回河南,莫非途中遇害?方夫人既来襄阳,又因何未到陈家?少男老妇,孤身远行,吉凶难卜。因而差人四出寻访,却皆信息杳然。]

[陈御史为此终日忧烦,寝食俱废。陈翠娥小姐更是因之百愁交集,一病不起,通城名医国手,对此怪病均束手无策。目前,翠娥小姐已是无药可吃,无医可治,病入膏肓,朝不保夕,就剩一口气了。翠娥本是陈公独生之女,犹似掌上明珠。殊不料爱婿方卿负气出去,下落不明,方夫人千里寻儿,不知流落何方,爱女今又思念成疾,危在旦夕。真所谓福无双至,祸不单行!怎不教这年过半百的老人忧心如焚。]

陈 廉:唉!天哪!想我陈廉……

(唱[三七梨花])年过半百鬓半衰,半生无子实堪哀。

半世朝堂将君伴,半途还转故园来。

惟望那,

半子学成却又无靠,

女儿她,

半死半活在楼台。

忽只见,

半老门人身走近——

家 人:回、回……